



漫过光阴的盖州古城

卜丽爽

飘满苹果酸酸甜甜的滋味,那是儿时对古城的记忆。小孩子总是对抗不了食物的诱惑,国光、富士、金冠、元帅、红星、红玉、香蕉、祝光、黄魁、迎秋、伏锦,还有许多叫不出名字的酸和甜,酿造出一辈子都走不出去的童年。就这样与盖州古城成为莫逆,即便只是一厢情愿,百余年前,你也曾是我的故乡。

十年光阴漫过,青春少年看什么都觉得渺小,仿佛青春无所不能、所向无敌。街巷越来越低,面对生活,离开的脚步急促。年轻人读不懂古城,如此狭小、逼仄、残缺,又仿佛深藏不露,祖祖辈辈的人把自己叠加在城上,垒出古老与厚重的旧日时光,需要有心人静坐慢品。一群群青年头发轻扬,站在十字路口,该往何方?古城闭目不语,像极了独坐在董市胡同里的老者,等待盐和铁再次发出银光。

站在古城门下,曾被雨水打湿过的时光,最终还是被阳光拯救。以奔波的姿态行走在路上,揣着安静与暖意,与古城相见。

穿过古城门,穿越2200年,站在名为平郭县的古城里,那是幼时的你,因盐铁官营兴盛,商贾往来,渔利自得,辽南重镇的名声日隆。你如大清河时丰时俭一样,接纳、承受、

包容、融合,让风从南城门外吹过,把人一辈辈吹老,把城一年年吹硬。

再迈一步台阶。站上城头。讲解员从明洪武九年(1376年)说起。汉所治平郭土城,经辽、金、元沿用,直到明洪武九年,古城脱胎换骨,以砖石包裹土坯,以青灰勾勒苍黄,城外外扩,南门变内城,筑钟鼓楼,长鸣600年。

手抚上砖石,白线勾缝下,有金石之声穿墙而出,细若铁丝,扎疼指尖。洪武筑城,起因抗倭。源于日本海盗的倭寇,为患东南沿海,以明初洪武间与明中叶嘉靖间最烈。为消除倭患,明朝政府在南起广西钦州湾,北至辽宁金州湾的漫长海岸线上,设置了上百座卫城、所城,组成明朝东方防卫城堡的铜墙铁壁。青砖坚硬,更硬的则是人的脊梁,让古城始终生机勃勃。

沿城头眺望。三面环山,一面向海,四四方方一座城,静卧其间。每条街巷都守着本分,笔直交叉,画出一个个“井”字格局。时光在这里被冻住,整座盖州古城,就如所有的明清古城一样,每一处街角、每一座宅子都依着规矩,从容淡定,沐光而居。

房屋临街而起,大多起脊,檐牙争翘,斗

拱精致,罩瓦一律青灰色,或方或圆,有的排列整齐,有的累累堆砌,看似无序,内里严实紧密、相隔无隙。房屋檐角飞翘均配瓦当,雕花、饰兽,形态各异,别有情致,足见当年的华彩鼎盛。有临巷子的老屋山墙上,竖砌着几道贴脊,势如蛟龙,蛰伏已久,即将冲天而起,而临街的正屋,却已垂垂老矣,等待尘埃落下。有的人家后院仅一个小小角门,也会罩个门楼,似乎为了强调些什么。

在玄观观的前门屋顶,瓦与瓦之间,一垄垄小黄花像闪电跳跃,像居住在这里的神灵,护佑着古城,熠熠生辉。

每一户房屋空间不大,院内却都栽树种花,或一树樱桃掩映绿叶中间,如粒粒火红的玛瑙点燃岁月;或有蔓藤,斜斜爬在砖石墙头之上,挡住残缺的那一小截记忆;还有一树树刺梅,已经涨红成紫色的花朵脸庞,迎着光线,照亮被岁月侵蚀的日子。

此时,小门被人从里面推开,更鲜艳的一抹红,映在朗朗日光下。

城是人的城。我的目光开始寻找另一群人,王庭筠、吴玉、王尔烈、于成龙、刘羽绳、张鼎镛、于天堦、宋庆、徐邦道、蒋荫棠、罗长维、宋光、杨运、沈延毅……从古城各个角落涌

出,闪着光一路向南,穿过广恩门,流进大清河,翻起渤海湾万千浪花中的一朵。

我看到他们的神情与古城如此相似,有一瞬间,我似乎捕捉到了古城的神韵。

仰慕古城的人越来越多,想要读懂古城的脚步接踵而至。

阳光照着大清河和大桥上的人,也照着水中的大桥和人淡墨似的倒影。吆喝茶点的声音从深巷中掠过奇崛的飞檐传来。月光明亮的夜晚,人群流连在街巷深处。烟火人间,一把把小串,串起笑声,叫声、歌声,南来北往的声音里,有泪有爱,有疼痛,更有幸福。

古城把阳光装进一盏盏灯里,活龙现身、鸟飞鱼游,与月光齐辉。人群在灯光里长出翅膀,蜻蜓、蝴蝶、鲛鱼、小仙女、荷塘月色,都长出翅膀,只要月光再亮一点儿,是不是就会振翅高飞,直冲霄汉?

世间万物,也许都有一双隐形的翅膀。在十二个月里,阳光均匀,雨露均沾,古城和城里的人,都在季节里做着属于自己的梦。

披一身古朴,古城任凭风刀磨砺。见识过世间各种面孔,古城比任何人都清醒睿智,还是会一次次怀揣感动归来。

城市素描

(组诗)

刘恩波

地铁过了五里河站

地铁过了五里河站
在一本诗人的诗集里
诗向安置下慵懒的闲散
扬声器定时播报着站名
母亲微信上的语音发出一连串报警
说你该好好休息
别老想别的
睡不着觉

车厢里没有阳光
也没有月光
我仿佛坠入了时光秘密的通道
“下一站,青年公园”——

恍惚记得
那年她来看我
在结冰的湖面上
蹦蹦跳跳
像一只欢快的小鸟……

幸福的爆米花

童年的我
揣一兜爆米花上街
看见远来的骆驼
看见风
有着五六种颜色

荷花出水
挤满菱角的池塘
小蝌蚪痴迷地听着
妈妈的歌——
好听的曲儿

星星总在奶奶
缝补衣裳的窗口
最先亮起来

我望着炊烟
吃完爆米花
幸福的孩子
吃掉属于他的香甜

火车经停小站

临时停车三分钟
我下去
透口气
沿着铁轨
发现枕木不远处
酣睡的猫
一扑棱身子醒了
它呆呆望着
眼前陌生的世界
好像原谅了自己
那破天荒的过失
多悬
轰隆运行的列车
居然让它听成了催眠曲
此梦酣畅
宛若新生

此刻
猫眼睛里的光很亮很亮

一树飘香的月光

柏秋

宝蓝色的天幕下,一串串冰清玉洁的槐花,映着晨曦轻轻摇曳着,让耳畔穿行过的风也跟着香蜜轻柔起来。

瞬间,醉人的花香开启了我童年的记忆之门。槐花一开,小村芬芳一片,引来了养蜂人驻扎在槐林旁。每天,忙碌的小蜜蜂往返于槐花与蜂箱之间,十几天过后,便酿出了清甜诱人的槐花蜜。奶奶挪蹭着小脚,拿攒下的土鸡蛋去换一罐槐花蜜来。她小心翼翼地吧蜂蜜保存在阴凉处。每当家里人谁上火了她,她会舀出一羹匙槐花蜜,冲半碗温水,笑盈盈地端过来,说着:“这东西清热去火,可好啦!”

花荫下,几个小女孩尽情地表演着,其中一个童年的我。找一处低矮的槐树,把开满槐花的枝条折下来,缠成雪白喷香的花环戴在头上,再披上彩色纱巾当斗篷,我们扮演花仙子、白雪公主那些动画片里的美女。等把花环戴够了,游戏玩腻了,我们坐在树下,撒下槐树叶,留下一把光秃秃的槐枝,安安静静地编宝塔。

去年,我听说有人用槐花包饺子,打算试试。可是街边的槐树都生得太大,洁白芬芳的槐花,只能远闻味,不可近其身。“哪里能摘到槐花呢?我想包点儿槐花馅饺子。”

爱人拍拍胸脯:“这还不简单?我领你去!”

皓月当空时,我俩爬到近郊的小山上。那里的槐树生得极矮,不用踮脚,就能撸到槐花。串串槐花不染纤尘,净白如雪,绽放的花朵,似飞舞的玉蝶翩跹枝头。未开的花蕾,圆润得似一瓣瓣新生的月亮。我从没想过月亮也曾有童年,当置身槐花的香雪海,我梦幻般来到了月儿的

诞生地。那一串串白嫩精致的花蕾是无数的月亮宝。后来月儿长大了,一个个升上天去,做了古村、花田、山峦、湖海上空的月亮,值守人间处处的夜。清幽的月光,淡淡的花香。赏月时,我总能闻到月光似有似无的香气,当置身槐树花海时,我找到了月光香气的缘起。

回到家,口袋还未解开,房间已溢满了槐花香。为了品尝到最新鲜的食材,我俩争分夺秒地忙起来。他和面时,我将槐花去掉杂质,过水漂洗干净,加入肉馅和少许葱花油盐,调好馅料。待槐花馅的水饺包好煮熟后,咬一口看看,蒸熟的槐花变得晶莹剔透。真的把月光包进了饺子

里,我俩着实饱餐了一顿飘香的月光。

槐花除了包饺子,还可做槐花麦饭、槐花蛋饼、槐花甜酒……人间至味是清欢。槐花的每一种吃法都惊艳了味蕾,温润了时光。槐花素白却不冰冷,清雅却不清淡,将清雅浪漫盛入了锅碗盆盏,沁人心脾,又让人口齿留香。槐花将超凡脱俗与烟火生活作了最完美的融合。难怪苏轼极富盛赞:“槐林五月漾琼花,郁郁芬芳醉万家。”

“槐林疏疏叶,槐花细细香。”槐花带着天真无邪的童趣,串着抚慰人心的烟火生活,带着清澈澄明的诗意文心。

皎皎槐花,一树飘香的月光,人间醉人的清欢。



本版插画 董昌秋

古诗文里的待客之道

姜易

个晚上,实际上在这里就是主人在留客。“絜”是绊马索,言外之意就是要通过留住马的方式再留客人多住一晚,从中可以看到对客人的挽留。今天依然是这样的待客之道,朋友要走总是要挽留一番的。“薄言追之,左右绥之。”客人要离开了,身为主人要在后面追上一道。“绥”有安抚的意思,实际上是指主人要给客人送一点儿小的礼物以表心意,这种行为很温暖。

中国的送客之道一直都有自己的特征。比如《论语》中,孔子替君主送客,他要报告君王说“宾不顾矣”,也就是说宾客不再回头了。一定要做到这一点,才叫尽到了礼数。

送别是中国古代文学中一个很大的题材,送别过后还要登高望远。《诗经·邶风》中有一首诗叫《燕燕》:“燕燕于飞,差池其羽。”之子于归,远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这首诗送别的对象是自己的亲人,但对待客人的送别同样如此。

《诗经·小雅·白驹》这首诗的内容比《诗

经·周颂·有客》还要丰富,而且在艺术上更胜一筹。“皎皎白驹,食我场苗。絜之维之,以永今朝。所谓伊人,于焉逍遥?”客人来了,我们要用场中的绿苗来招待他,把车马放到场圃中用绳子拴住,此处留客的意思非常清晰。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无论如何挽留,最后客人还是得走。“皎皎白驹,在彼空谷。生刍一束,其人如玉。毋金玉尔音,而有遐心。”这最后一章写得非常动人,意象突出。“生刍”指“鲜亮的草”,可能是送给对方的礼物。送给什么人呢?那个如玉的人儿。用玉来比喻对方,就是珍惜,用金玉来形容人是极其惜别之情。“音”指“音信”,不要太多珍惜你们的音信,言外之意就是要常常互通消息,即使是离开了,也不要断了联系。客人已去,深谷遗音,他们走在了山谷里,走向了东方。

清人袁枚诗云,“春风如贵客,一到便繁华”。好客的传统直到今天仍然留在我们生活之中,它的背后是最美的人情。

徽小说

花缘

张建春

小巷深深,小巷苍古,小巷里的绿苔循着古屋墙壁向上溯,如鱼冲浪溯水,向上游冲。绿苔上屋顶了,屋顶上长满瓦松,树木挺拔,密密的似森林。

96岁的刘大姑拄杖迎风,小巷的风不在小处,好在是春风,温和。吹了风,刘大姑心乐和了,抬眼向上看,绿苔开花,瓦松也打了苞子。

刘大姑眼不花,耳不聋,唯一不好的是腿脚不灵便,走路得拄拐了。

忙活了一辈子,长了三条腿,刘大姑常拿这话和人说,很是调侃。

巷是古巷,吸引人,天天有游客来,刘大姑伫立巷中,也是景。慈眉善目,一副慈祥的样子,不就是景。

古巷老人,和撑着油纸伞的少年有一比,又似在委婉地说事,巷古,人老呀。

有游客和老人合影,刘大姑乐意,只是合过了要看一看,不满意,再来一张。游客们都喜欢刘大姑,有人就说:老人家,人好心好身体好,能活100岁。刘大姑不高兴,拉下脸,百岁好什么,我没几年了。游客才明白刘大姑笑百岁不远了,忙改口。刘大姑反而笑了:百岁不错了,知足了。

96岁的人,一地人喊刘大姑,也是怪怪的。其实不怪,刘大姑嫁进小巷就被称为刘大姑,一喊快80年了。在古巷站久了,刘大姑要回家,游人有搀扶她的,刘大姑即便,不见外,进门除了说声谢谢,一定指着古巷,说,好多花开了。古巷青石板地,哪来花?如有花,就是绿苔的花了,“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游人只能用这诗来想。

刘大姑说小巷好多花开,是说给自己的,刘大姑的眼里都是花。

刘大姑有一爱好,画花。画各色的花。刘大姑在白纸上画,用五颜六色的水笔画,红红绿绿的画,红是花,绿是叶,红花配绿叶,一次也没颠错过。

画的什么花呢?梅花、菊花、桃花、杏花、飞莲花、牡丹花、太阳花、晚饭花、月季花、桔梗花、荠菜花、蓼子花、半枝莲花……都是古巷左邻右舍田埂荒野上开的花。

刘大姑画完一页花,就涂了胶水贴墙上,不大的家四壁都是画。红红绿绿的花,开了有些阴凉的家,倒是让家美了,亮了。

儿子已经70多岁,跟着刘大姑,看刘大姑一笔一笔地画,像是看一株花生长的过程。儿子孝顺,刘大姑画完,贴到墙上是他的事,买纸买笔是他的事。

刘大姑不识字,一个字不识,却会画花,有时画中有人物,人和物都很夸张,比如画了头牛,看着又像鹿,鹿角上还顶朵荷花,很另类,古巷的周边没有过。比如画了一个人,提把枪,枪管上插枝花,花半开,半开里有炊烟。比如画抱了花的人,人的泪哗哗流。

刘大姑画花有时间,瞌睡来时画,边画边打瞌睡,也没见出过错,也没见把红花绿叶的颜色画反了。

梦中画呀?有人惊奇,刘大姑回了句,梦中好多花,花向我招手。

刘大姑说这话时,有点神秘神秘。实在话,刘大姑的画不怎么样,有神无形,走笔处多僵硬滞涩,不流畅。刘大姑有一种花画得多,花朵细碎,叶子卷曲,花枝纤细,没有月季美,也不能和菊花、桃花、梨花比,整体干枯,瘦瘦的,像是一个没长开的人。

刘大姑就喜欢画这花,问她:画的什么花?刘大姑就摇头:我不认识。不认识怎么画?似乎不是一个人的疑问。

不认识就不能画?刘大姑的梦进不去,或许这花在梦中一直摇曳呢。

常有游客围着看刘大姑画花,手机拍照、录像不停,刘大姑如在无人之境,手中的笔换个不停,绿叶用绿笔,红花用红笔,错不了。一旦画完,刘大姑总是一笑,有些羞怯地笑,说:我要睡会儿了。

96岁的老人,有孩子的一面。儿子陪游客,再咸的淡的说会儿话。

古巷有和刘大姑年龄相仿的人,会凑上来说几句,刘大姑想人呢,她的老头子(丈夫)年轻时就从这小巷走出去的,一走再没回来,儿子是遗腹子。

哦,哦,是这样。

那是个春天,刘大姑拽住不让走,丈夫还是走了,临别时从田埂上拽了束开着的野花,花样数多,不是一种两种。

有证据的,刘大姑的丈夫有衣冠墓,墓在小巷尽头的城墩上,墓碑上青苔上溯,也米粒样开花。

刘大姑瞌睡中画花,花是梦里的花,花是一个人睡在她手里的花,花是被泪浇透了的野花。